

阿Q正傳

魯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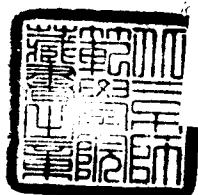
1210.6/3

# 阿 Q 正 传

魯 迅

新文庫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

20632304

632304

《阿Q正传》是鲁迅的杰出作品。这次由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进行了注释。在本书中，还选辑了鲁迅论及《阿Q正传》的文章、书信七篇，并附注释者所作的《读〈阿Q正传〉》一文于卷末，供读者参阅。

## 阿 Q 正 传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书号 10019·2431 定价 0.31元

## 第六章 仲夏無期

在未庄兩三個人說起本店的時候，是開學一月後。人們都講到  
事，說這所校園回來了，于是在同其老師共一處之處那裏上了課。  
學生和老師同上課，大概半數學生是些行尸走肉，但也有少數不  
行尸走肉，但人面心活。此大學也應當將這些生教得心安理得，  
然而生花老去，這大學太虛和太老了，被他使了乙財產。故  
此定于南歸之日數，何況七月既望。因時老派子七叔方轉出立  
信，而本校的社會圖書館亦已

送回自己田的田本，和學生宿舍的，確乎很值得驕耀。大色中空，這樣裝飾的飯食，本來也吃了，說是已經空，  
誰曉得本來未滿，滿起已圓，全稱王一統。說是二打洋  
來了，實即下野考課，看主導同區掛卷已洞不掩盡，沈和  
一切的糖都變成了你有你有的派頭。未就主食，有足夠有  
吃掉的，人如，以與其情也難教的，沈氏想聲明自己之所以，  
但因為本被夫裡的行役有聲而稱之，人云，「士紳二字」，便兩相  
傳，而當主食，李糖，沈本，國學部本一并列，當主食  
的前輩來，李糖尤之以致勝，沈本之以達貴。

“唔，沈兄，你回來了。”

“回來了。”

“甚麼事情，你是一直——”

“這樣子了——”

這才明白，第三次沈傳道，全本在，人人都說着這三句

## 目 次

第一章 序 .....	1
第二章 优胜记略 .....	9
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 .....	16
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.....	23
第五章 生计问题 .....	32
第六章 从中兴到末路 .....	38
第七章 革命 .....	46
第八章 不准革命 .....	54
第九章 大团圆 .....	62

## 附 录

答 FD 君 .....	73
俄文译本《阿 Q 正传》序 .....	76
《阿 Q 正传》的成因 .....	80
致王乔南信(二封) .....	91

答《戏》周刊编者信(摘录) .....	94
寄《戏》周刊编者信 .....	100
致沈西苓信 .....	102
读《阿 Q 正传》(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) .....	105

# 第一章 序

我要给阿Q做正传，已经不止一两年了。但一面要做，一面又往回想，这足见我不是一个“立言”<sup>(1)</sup>的人，因为从来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，于是人以文传，文以人传——究竟谁靠谁传，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，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，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。

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，才下笔，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。第一是文章的名目。孔子曰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<sup>(2)</sup>。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。传的名目很繁多：列传，自传，内传，外传，别传，家传，小传……，而可惜都不合。“列传”么，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“正史”<sup>(3)</sup>里；“自传”么，我又并非就是阿Q。说是“外传”，“内传”在那里呢？倘用“内传”，阿Q又决不是神仙。“别传”呢，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“本传”<sup>(4)</sup>——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“博徒列传”，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《博徒别传》这一部书<sup>(5)</sup>，但文豪则可，在我辈却不可的。其次是“家传”，则我既不知与阿Q

是否同宗，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；或“小传”，则阿Q又更无别的“大传”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一篇也便是“本传”，但从我的文章着想，因为文体卑下，是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所用的话<sup>(6)</sup>，所以不敢僭称<sup>(7)</sup>，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<sup>(8)</sup>所谓“闲话休题言归正传”这一句套话里，取出“正传”两个字来，作为名目，即使与古人所撰《书法正传》<sup>(9)</sup>的“正传”字面上很相混，也顾不得了。

第二，立传的通例，开首大抵该是“某，字某，某地人也”<sup>(10)</sup>，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。有一回，他似乎是姓赵，但第二日便模糊了。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<sup>(11)</sup>的时候，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，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，便手舞足蹈的说，这于他也很光采，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，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。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。那知道第二天，地保<sup>(12)</sup>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；太爷一见，满脸溅朱<sup>(13)</sup>，喝道：

“阿Q，你这浑小子！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？”

阿Q不开口。

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，抢进几步说：“你敢胡说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？你姓赵么？”

阿Q不开口，想往后退了；赵太爷跳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嘴巴。

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那里配姓赵！”

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，只用手摸着左颊，和地保退出去了；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，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。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，自己去招打；他大约未必姓赵，即使真姓赵，有赵太爷在这里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。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，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。

第三，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人都叫他阿 Quei，死了以后，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 Quei 了，那里还会有“著之竹帛”<sup>(14)</sup>的事。若论“著之竹帛”，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，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。我曾经仔细想：阿 Quei，阿桂还是阿贵呢？倘使他号叫月亭，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，那一定是阿桂了<sup>(15)</sup>。而他既没有号——也许有号，只是没有人知道他，——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<sup>(16)</sup>；写作阿桂，是武断的。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，那一定是阿贵了；而他又只是一个人；写作阿贵，也没有佐证<sup>(17)</sup>的。其余音 Quei 的偏僻字样，更加凑不上了。先前，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<sup>(18)</sup>先生，谁料博雅如此公<sup>(19)</sup>，竟也茫然，但据结论说，是因为陈独秀办了《新青年》提倡洋字<sup>(20)</sup>，所以国粹沦亡<sup>(21)</sup>，无可查考了。我的最后的手段，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

犯事的案卷，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，说案卷里并无与阿 Quei 的声音相近的人。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，还是没有查，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。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，只好用了“洋字”，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 Quei，略作阿 Q。这近于盲从《新青年》，自己也很抱歉，但茂才公尚且不知，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。

第四，是阿 Q 的籍贯了。倘他姓赵，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，可以照《郡名百家姓》<sup>[22]</sup>上的注解，说是“陇西天水人也”，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，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。他虽然多住未庄，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，不能说是未庄人，即使说是“未庄人也”，也仍然有乖史法<sup>[23]</sup>的。

我所聊以自慰的，是还有一个“阿”字非常正确，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，颇可以就正于通人<sup>[24]</sup>。至于其余，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<sup>[25]</sup>，只希望有“历史癖与考据癖”的胡适之<sup>[26]</sup>先生的门人们，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，但是我这《阿 Q 正传》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。

以上可以算是序。

## 注 释

〔1〕“立言” 指著书立说。中国古时儒家经典中宣扬“立

德”、“立功”、“立言”为“三不朽”(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)。这三者一直是历代剥削阶级为巩固其反动统治所鼓吹的人生哲学。作者说自己“不是一个‘立言’的人”，表明他不是一个为剥削阶级效劳的人。

〔2〕这原是孔丘为恢复奴隶制的等级名分而发的谬论(见《论语·子路》)。作者在这里用以讽刺地揭示：过去的文人、史家历来都只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名人立传，而从没有为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姓立传的。

〔3〕“正史” 清朝乾隆年间编辑《四库全书》时，确定以记传体史书为“正史”，并由皇帝批准自《史记》至《明史》的历代二十四部史书为“正史”。

“列传”“正史”中一般记叙统治阶级中将相、名人的传记，由于立传入史要得到官方的批准，所以“列传”被认为是正式的传记。

“内传”、“外传”、“别传”都是“正史”以外的传记。“外传”、“别传”相对“正史”中的“列传”而言，是非正式的传记。“内传”，据《隋书·经籍志二》记载，一般指神仙及得道“真人”的传记。

〔4〕“上谕” 封建帝王告臣民的文书。“宣付国史馆”，把皇帝命令传达给“国史馆”。“国史馆”，清代编纂国史的机关。封建帝王对效忠于他的重要文臣武将死后照例明令嘉奖，在令文的末尾一般都有“宣付国史馆立传”的话。民国以后的军阀政府也曾沿用这一旧制。“本传”，就是“列传”。

〔5〕迭更司(C. Dickens 1812—1870)通译狄更斯，英国小说家。《博徒别传》原本名《劳特奈·斯吞》(Rodney Stone)，是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(A. Conan Doyle 1859—1930)的作品，一九〇八年陈大镫、陈家麟译成汉文时用此名。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致韦素园信中曾说：“《博徒别传》是 Rodney

Stone 的译名，但是 C. Doyle 做的。《阿Q正传》中说是迭更司作，乃是我误记。”

〔6〕指劳动人民所说的通俗白话。这是针对当时的封建复古主义者林纾攻击白话文、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发的。林纾在一九一九年给蔡元培的信中说：“若尽废古书，行用土语为文字，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，按之皆有文法，……据此则凡京津之抑贩，均可用为教授矣。”

〔7〕僭(jiàn 见)称 超越等级、本分的冒称。

〔8〕三教九流 三教指儒家、道教、佛教；九流指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中国封建社会轻视小说家，把他们排斥在九家之外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”；而且还根据儒家的传统观点，把小说当作“小道”，说它“致远恐泥（妨碍远大的事业），是以君子弗(不)为也”。

〔9〕《书法正传》 是一部关于写字方法的书，共十卷，清代冯武著。这里的“正传”是“正确传授”的意思。

〔10〕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传记，首先叙明所传人物的姓名、字号、籍贯，后来成为史家公认和沿用的格式，所以这里说是“立传的通例”。

〔11〕进了秀才 就是考中了秀才。明清时代的封建科举制度规定，儒生经过县考初试、府考复试，再赴由省学政主持的院考或道考，考中的进入府、县学官，就成了“秀才”。

〔12〕地保 也叫地甲、保正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下层爪牙。

〔13〕满脸涨朱 朱，红色。这里形容因发怒而脸涨得通红。

〔14〕著之竹帛 写入史册的意思。《吕氏春秋·仲春纪》里有“著乎竹帛，传乎后世”的话。竹是竹简（一种薄竹片），帛

是丝绸，都是我国古代发明造纸以前用以写字的。

〔15〕旧时风俗，人生下三个月命名，成年时加字（表字，俗称字号）。名和字号，在意义上往往互相联系。“桂”字与“月亭”、八月都有关，因为旧说月亮中有桂树（见《酉阳杂俎》），又农历八月称桂月。

〔16〕生日征文的帖子 旧时官僚、豪绅为了表示风雅和骗取礼金，在过生日时散发的征求祝寿诗文的帖子，帖子上叙明本人的姓名、生日及官职等。

〔17〕佐证 证明、证据。

〔18〕茂才 就是秀才。东汉时，光武帝名刘秀，因“避讳”（周礼规定，对帝王或尊长不准称呼名字）而改秀才为茂才，所以来秀才也称作茂才。

〔19〕博雅如此公 象这样学识渊博的人。这里是反语。

〔20〕《新青年》 创刊于一九一五年九月，第一卷名《青年杂志》，第二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。在五四运动中，它是进行反封建斗争、提倡新文化和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。钱玄同等曾在该刊写文章，主张废除汉字、改用罗马字母拼音字。《新青年》团体的成员中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三部分人。后者是运动中的右翼，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，便分化了出去。鲁迅作为“五四”文化革命的主将，是《新青年》团体的中坚和重要撰稿人。

〔21〕国粹(cuì 脆) 粹，精华。“五四”时期，封建顽固派将以孔孟之道为主的旧思想、旧文化看作是“国粹”，攻击新文化运动，说它将使“国粹沦亡”。作者在这里是顺笔给他们以讽刺。

〔22〕《郡名百家姓》 《百家姓》的一种，是旧时所用的一种识字课本。书中每姓都附注郡名（也称郡望），表示某姓的望族（最有权势、名望的家族）源出某郡（郡，古时行政区域的名

称)，如赵为“天水”，钱为“彭城”之类。

中国旧时自魏晋以门第取士以来，有些人常为附会郡望而把自己说成是某地人或祖籍某地，借以为荣。作者这里说“好称郡望……”，是对这种封建宗法思想的讽刺。

〔23〕有乖史法 违背修史立传的传统法则。乖，这里是违背的意思。

〔24〕就正于通人 请学识渊博的人指正。这里的“通人”，是对一贯自我标榜为“学者”的胡适之流的讽刺。

〔25〕穿凿 牵强附会的意思。

〔26〕胡适之 即胡适(1891—1962)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、政客。早在一九一九年，正当五四运动蓬勃发展的時候，他为了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阻止青年参加革命，就提倡“整理国故”，并带领一帮人从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学术考据。一九二〇年七月他在《水浒传考证》一文中曾说：“我的两种老毛病——历史癖与考据癖——不知不觉的又发作了”(癖，pǐ，指对事物的偏爱成为习惯)。作者在这里是顺便对胡适之流假“科学”的考据方法所作的讽刺。

## 第二章 优胜记略

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，连他先前的“行状”<sup>(1)</sup>也渺茫。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，只要他帮忙，只拿他玩笑，从来没有留心他的“行状”的。而阿Q自己也不说，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，间或瞪着眼睛道：

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！你算是什么东西！”

阿Q没有家，住在未庄的土谷祠<sup>(2)</sup>里；也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。工作略长久时，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，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，人们忙碌的时候，也还想起阿Q来，然而记起的是做工，并不是“行状”；一闲空，连阿Q都早忘却，更不必说“行状”了。只是有一回，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：“阿Q真能做！”这时阿Q赤着膊，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，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，然而阿Q很喜欢。

阿Q又很自尊，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他眼睛里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“文童”<sup>(3)</sup>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。夫文童者，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；赵太爷，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，除有钱之外，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，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拜，他想：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！加以进了几回城，阿Q自然更自负，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，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，未庄叫“长凳”，他也叫“长凳”，城里人却叫“条凳”，他想：这是错的，可笑！油煎大头鱼，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，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，他想：这也是错的，可笑！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，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！

阿Q“先前阔”，见识高，而且“真能做”，本来几乎是一个“完人”<sup>(4)</sup>了，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。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，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。这虽然也在他身上，而看阿Q的意思，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，因为他讳说“癞”以及一切近于“癞”的音，后来推而广之，“光”也讳，“亮”也讳，再后来，连“灯”“烛”都讳了。一犯讳，不问有心与无心，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，估量了对手，口讷<sup>(5)</sup>的他便骂，气力小的他便打；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。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，大抵改为怒目而

视了。

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，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。一见面，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：

“哈，亮起来了。”

阿Q照例的发了怒，他怒目而视了。

“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！”他们并不怕。

阿Q没有法，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：

“你还不配……”这时候，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，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；但上文说过，阿Q是有见识的，他立刻知道和“犯忌”有点抵触，便不再往底下说。

闲人还不完，只撩<sup>(6)</sup>他，于是终而至于打。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，被人揪住黄辫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，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阿Q站了一刻，心里想，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……”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。

阿Q想在心里的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，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，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，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，人就先一着对他说：

“阿Q，这不是儿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说：人打畜生！”